

## 新民晚报

布鲁明顿是一座小城,只有六万人口,一半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师生。别看城小,到晚上和周末,城中心照样人满为患。这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从城中心一直往外走,快走到城边,才发现一家餐馆里有空座位。

这家餐馆叫做“小餐馆”。走进来,餐馆的老板笑吟吟地走了过去,招呼我们入座。餐馆里,灯光幽暗,抬头一望,发现餐馆是老厂房改建的,房顶上粗大的工业管道,恐龙骨架一般赫然在目。

老板是一个有些弓背的小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个点餐记录的小本。和其他餐馆不同,他没有先问我们吃什么,而是随手将旁边餐桌前的一把椅子拉过来,坐在我们的面前,第一句话,先对我说了句英语,我没有听懂他说的什么,他在他的本上迅速地写上一行字,撕下来递给我。我才明白,他说我长得像一个电影演员,纸上写着演员的名字:Charles Bronson。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字,用手机上网一查,看到这个演员的照片,还真的有点像我。

他开始和我们聊起天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巴黎人,五十年前,来到这个小城。然后,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我到现在也没有融

## 巴黎布鲁明顿小城

肖复兴

入这个社会,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融入。我这才注意到,四周的墙壁上挂着的全部是巴黎街景的照片和法国印象派画家画的巴黎风景。他顽强地保存着对巴黎的记忆,以此和外部强悍和阔大的世界抗衡。

聊了一通之后,他才问起我们吃点什么,在他的本上记下之后,转身向厨房走去。我发现,并不是对我们这些中国人好奇,对每一桌的客人,他都是这样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和客人聊天。这不仅成为他独特的服务态度,也成为他和世界沟通和链接的方式。我只是非常地好奇,他在巴黎呆得好好地,为什么偏要跑到这座偏远的小城?这座小城,和繁华的巴黎无法同日而语。五十年前,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呀。心里暗想,除了爱

情,对于一个毛头小伙子,还能够有什么别的原因更能让他抛离故土,远走江湖呢?

菜上来了,正宗的巴黎菜品,还有专门从巴黎空运过来的小瓶芥末。为我们上菜的是个墨西哥人。看来,老板只负责和顾客的沟通。过了一会儿,老板走了过来,指着桌子上的菜,说:五十年前,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三个中国人吃饭,像你们一样,把每一盘菜分成三份各自吃,我感到非常惊奇!说罢,他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的开心,仿佛五十年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很想趁机问问他五十年前为什么从巴黎跑到这里来?还没容我开口,一个身穿长袍瘦高个子的女人走了过来,凑在他的耳边说了句什么。他抱歉地对我们说:厨房有些事情,临走前,指着这个女人,向我们介绍:这是我的太太。那女人冲我们嫣然一笑,和他一起走去了。看年龄,这个女人应该和老板差不多大;看模样,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不用问了,我的猜测一定是对的,为了这样一个美人,巴黎人的浪漫,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是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陈子展先生是以他的《诗经》、楚辞研究的大家身份,留芳于学界的,他的两部宏著《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显示了他在这两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傲人成就。但其实,陈子展先生早年驰名文坛的,并不是《诗经》楚辞研究,而是杂文创作,他的杂文,在三十年代享誉文坛,为他赢得了名声。

陈先生早年因生活所迫,以大部分时间从事短平快的文学创作,藉此获取稿费,卖文为生,这使他问世了大量的杂文、短论和诗歌作品,其中尤其是杂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堪称翘楚,以此驰名三十年代文坛。

陈先生写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泼辣尖锐、刺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名闻遐迩。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读者可在当时的《太白》、《论语》、《中流》、《论语》、《人间世》、《芒种》、《涛声》、《现代》、《文学》、《立报言林》、《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火炬》、《青年界》等十多家报纸杂志的副刊上经常见到。其中,尤以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谢六逸主编的《立报·言林》、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曹聚仁等主编的《芒种》等报刊,刊发的作品多,影响也大。由此,陈先生成了三十年代文坛上著名的杂文名家。

有学者认为,陈先生的杂文主要以两种风格行世,其一,为“鲁迅风”,即内容常涉世事,文笔犀利,笔端充满调侃和讽刺,酷似鲁迅的杂文风格,是投向当时社会的匕首与投枪,这方面的杂文,多刊发于《申报·自由谈》。其二,为“知堂体”,类同知堂(周作人)文风,草木虫鱼,乡土风俗,歌诗土语,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与幽默文风,这类文章很受一般读者喜爱。《申报·自由谈》刊登的杂文中,有个“遽庐絮语”专栏,这是陈先生专用文言文撰写的杂文园地,上世纪三十年代,能用文言文撰写杂文,并独立开设专栏的,至少在《申报·自由谈》,陈先生是唯一的一个。有意思的是,如将《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文按作

者的数量计,则陈先生的杂文居然堪与鲁迅杂文并肩,这是今天的一般读者想象不到的。

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的“序”中曾写道:如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要论述《新青年》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陈子展先生正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他的“遽庐絮语”专栏当时很受读者欢迎。据《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说,这个副刊付给作者的稿酬,依据文章质量和社会影响两个标准,稿酬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林语堂办《人间世》,最欣赏两位作者——曹聚仁和陈子展,理由是,两位作者书读得特别多,写出的文章特别耐读,因而特别受读者欢迎。我们不妨试举“遽庐絮语”专栏中的一些篇目名称,看一下,陈先生三十年代发表的杂文,何以会赢得编辑和读者的共同喜欢——“鬼亦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先生之疯癫哲学”、“论幽默译名”、“予之阿Q哲学”、“论八股”、“孔乙己考”、“放屁文学”、“话说傻瓜”,等等,仅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即可见出作者的行文风格和写作趣味了,难怪陈先生会在三十年代成为叱咤风云的杂文高手大家。

可惜,由于陈先生生前没有将他发表的全部杂文编辑出版,仅部分杂文早年以《孔子与戏剧》书名集结出版,大量的杂文至今未能予以集结出版,致使我们今天的读者难以窥全貌,这实在有些令人感到遗憾。好在近年有热心青年学者康凌编成《遽庐絮语》一书,交由海豚出版社出版问世,可让读者一睹陈先生杂文风采。而近期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问世的《陈子展文集》,收录了《孔子与戏剧》所载杂文,以及《遽庐絮语》之外未及刊发的杂文,俾使读者可多少满足阅读需要。自然,毕竟因为陈先生生前发表的杂文数量太大,且它们大多以笔名行世,这给今天的辨别真伪带来了不少困难,倘真要搜集陈先生的全部杂文,以其全貌展示于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仅以已集结问世的这些杂文,我们也可足仰这位大杂文家的风貌了。

关于南北差异,网上曾有“白菜,南方一次半棵,北方一次一吨”的戏谑,梁实秋也曾描写:“在北平,白菜一年四季不缺,到了冬初便有推小车子的小贩,一车车的白菜沿街叫卖。普通人人家都是整车的买,留置过冬。”白菜缓解了北方百姓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过冬无叶菜可吃的焦虑,至今仍在北方蔬菜界占据不可动摇的王者地位。每每聚餐,我那几个河北保定徐水籍铁杆哥们微醺时,常会忆起家乡的“白菜”。

清代美学达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载:菜类甚多,杰出者则数黄芽。此菜萃于京师,而产于安徽,谓之“安肃菜”,此第一品也。每株大者可数斤,食之可忘肉味。不得已而思其次,其惟白之水芹乎……他将安肃菜列饮饌部“菜”篇。

安肃,即今天的徐水。李渔认为徐水黄芽(即大白菜)是蔬菜中最美好的上品,每次吃饭都忘不了它。据说徐水白菜在清顺治年间被封为贡菜,形态恰似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

吃完饭后,走出餐厅,在门厅的墙壁上,看到了贴满一排发黄的旧报纸,一眼先看见报纸上几张照片有一对青年男女。不用说了,就是五十年前的老板和他的太太。报纸上整版报道这一对巴黎男女五十年前刚刚来到这里的情景。

老板和他的太太都走出送客。我指着报纸问老板:五十年前,你多大年纪?他告诉我:今年我七十一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年也七十一了。他高兴地搂住我的肩膀一起照相相留个纪念。他对我说:五十年了,这个餐馆也办五十年了!

走出餐厅,看看门前贴的营业时间表,餐馆只有周末的晚上,和周三、周四的中午开门接客。这是这家餐馆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赚的钱够生活,见好就收,不想让工作压迫生活,足够潇洒。世上的爱情故事,见过不少,这样让巴黎的青春芳华在小城白头偕老的故事,第一次见到。夜晚,满城的海棠和杜鹃的花朵,和满天的星星,正在怒放。

上海的夏天还舍不得走,在晴空里嚣张着火焰。早晚微微的凉意已经在提醒着人们:秋天到了。一年四季中,心头之好就是秋天了。没有春天的乍暖还寒;没有酷暑的烈日当空,没有冬天的阴冷潮湿。秋天的热是温和的,凉意也是悠悠的,像极了中年的模样。

秋天之于我,有两件顶顶重要的事情:上海旅游节+中秋节。

在没有成为旅游媒体人之前,我在大学时代里体验过一次旅游节,那应该是我对旅游节最模糊的记忆。那一次与旅游节相遇,原本以为是偶遇;却没有想到,毕业后,一脚踏进旅游媒体,年复一年参与起旅游节来。在旅游节里采访的人有多少个了,大约是数不清了。许多并肩一起采访的小伙伴也都在岁月里走散了。但是有些片段却记忆犹新。

人们很早就开始等待在马路两边了,踮起脚尖,望着大时代广场拱门前的灯光闪烁,像是孩子等待着冰激凌。有一对姐妹每年都来。她们先后从淮海路上嫁出来,成家后每年都陪着看花车的点回到娘家来,陪着父母在淮海路上看花车。这是一家人秋日里最大的仪式。转眼,老房子拆了,父母走了。姐妹俩约定,每年花车巡游,还来这里。她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从城市的两端赶到淮海路上,

## 安肃菜的诗意与风流

何菲

之宝翠玉白菜的硕大版。李渔生于浙江兰溪,又先后迁居如皋,金华,杭州,南京,生活圈多在江南。江南物候丰饶,他也见多识广,不过依旧认为很少有蔬菜能媲美安肃菜,念兹在兹,只能以水芹菜聊以替代,终归遗憾。

李渔对蔬菜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能用白水余烫的徐水白菜,苗叶鲜嫩,盈盈然脆美多汁,堪称尤物。徐水当地人多用焯炒、凉拌或炖粉条的烹法,尽量保留原味,因产量有限,很多年间,真正的徐水白菜只有部级以上干部才得以享用。在我想象中,若用产于徐水、曾获巴黎博览会特别金奖的“刘伶醉”酒浸泡干贝数枚,与徐水白菜略加煮蒸,应是南北通吃的清口美物。

北地冬季干冷漫长,万物萧条,过往岁月里人们冬天只能吃到极为有限的几种蔬菜:土豆、萝卜和白菜。白菜凭借自身坚韧皮实易储存且口感尚可

的优势脱颖而出。与土豆萝卜相比,白菜相对烹法丰富且有叶菜的清甜和纤维感,若能小心照看,扒去几层白菜帮子,菜心能吃到来年开春。霜降后囤白菜,仍是许多中年人美好难忘的童年记忆。即使如今物资发达,白菜依然是普通北方家庭冬季最朴实温暖的情感寄托,并成为永远的乡土记忆。

有好几次在魔都聚会,平素吃遍珍馐的徐水哥们几个在酒菜履足后总觉得少点什么,追加两道下酒菜,一是花生米,二是凉拌白菜心,如此才妥帖。所谓圆满,就是时间刚刚好,此时若再喝两盅刘伶醉,此情此景就不止涵盖了徐水人的半生履痕,更有了人情之大善和南北方文明之大美,有了不能被描述的诗意与风流。



## 龙场悟道

施建军



去了贵州龙场,王阳明悟道的地方。龙岗气息清爽,是个小山。进山洞,前面是开悟后讲学的地方。再进去,是居住之处,较干燥。有一个仅容一人爬进的洞口,钻进去是个小石窟,与墓室无二,漆黑、压抑、潮湿、孤寂。这石窟应该就是所说的石棺,王阳明的悟道之处。进去独坐良久,宛如进坟,如痴如醉。

心中自问:在这样的生存环境,我能坚持多久?贵州明代多为丛莽之地,环境艰苦,也只有贤哲能处此,能悟道。孔子流浪列国,还有弟子追随,王阳明孤身在此,艰难不亚于前人。这样的处境,没有摧垮王阳明,反而因此悟道,可见王阳明精神力量和心志的强大,这也印证了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话。在石头的包围中,想到,一个人真正开悟是很难的。人的开悟和求道,非逆境和苦难,非竭尽心力和意志,绝不可得。推而言之,人类的真知灼见常常是苦难结出的果实。“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有谬也。”求索,外求于人求于物不可得,唯有内求以渡己,持续不断地思索、探求、检验,才是悟道的真径。置之死地而后生,艰苦的生存环境,是消磨常人的沼泽,也是触发王阳明厚积而发的契机。

怎样激发自己的内心,使其强大,龙场一行,好像隐约有了感觉。

## 满江红·拜月

王家林

玉兔传来,中秋夜,嫦娥玉腴。谁料想,掌中灵药,汉家情结。碧海娇颜奔理想,广寒冷艳追卓越。却原来,探上界飞仙,人间捷。中和致,风雨协;天地位,精华。信天人合一,自然兴歌。大美中华圆美梦,百花竞艳花无缺。奉牺牲、美酒夜光杯,恭迎月!

## 幸福的遇见

成真

只为在人群里看一眼花车。旅游节过半,大概就要中秋节了。要是遇到天气合适,桂花就差不多在这个季节开了。少时不懂赏花,总是觉得花开了落落了年年如此,不过如此。慢慢的,就体会了花的好。顺风顺水又一年着实不易,可以看见樱缤纷,荷玉立,桂碎

金,梅傲雪,本身就是妙事一桩。有花好,自然还有月圆。一年月圆数回,未必在忙碌里记得抬头。但中秋,总是要抬头看看月亮的,仿佛那些故去的人在月亮里朝你微微笑。每每中秋来临,口袋里总有一张月饼票还没有兑现。于是赶着点去拿。一家人挤在车子里,穿过城市的夜色去领月饼,匆匆下车去拿,再匆匆上车。小孩子好吃,在黑漆漆的车子里迫不及待地打开来吃。于是,你一小块,我一小块,分享得有滋有味。少时,我不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们分别居住在两座城市里,二十多岁的光景才团聚。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中秋小长假,那时候,要一起吃月饼,也是奢侈的事情吧。旅游节里有一档经典节目,叫

唐韵中秋,选址在上海市区少有的江南古典园林桂林公园。这里当年是上海滩大亨黄金荣的私人别墅。月色是古代造园生境中重要的内容。这一天来此地,实在是恰如其分的。月色下的回廊,草坪上的八仙,茶香萦绕四教厅,处处金桂流芳,诗韵雅集,满是芬芳。

去年中秋,全家去了桂林公园。那日,月色极美。薄薄的云,长长短短依次从满月上飞过去,好像神仙的衣袖。我家大小姐在公园里好奇地看着,草坪上摆着茶席,茶艺师秀手一双,在杯中泡出一朵茶莲来;有大师在吹陶笛,听不懂的古音,却也醉了。孩子喜欢逛摊子,一会儿看着手工的纸灯笼,一会儿又看上了画团扇。一把透明的扇子拿过来,描上图案,涂上颜色,一坐下去大约就要三四十分钟。于是就陪着呗,干什么呢,能耐着性子陪着学奥数,默单词,写作业,怎的就陪不了画扇子。这样静默的月色亲子好时光过几年也许就成为奢侈的记忆呢。孩子大了,自然不需要你陪的道理了。遥想那时,二小姐还在肚子里,这会儿转眼已满地乱爬,可以抱出去晒月亮了。

今年的月色,不晓得美不美呢?度过傍晚美妙一刻,明请看本栏。责编:刘芳 龚建星

